



顧氏詩史卷之十三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宋紀上

世所稱國家之興。而天下一統者。必曰漢唐。宋云。迺宋何得與漢唐埒也。盧龍十六州之地。當全盛之時。已非宋有。而自是割寧夏割交趾。縣寓從茲日削。君臣日惴惴焉。昆事契丹而供歲幣。至其後南竄江左。而一隅之天下。且岌岌矣。獨其君多共儉崇禮。而名臣賢

士之興亦更無出宋右者。濂洛關閩之間先王之道雍雍如也。斯不足躡漢追唐而稱兄弟哉。余於道學諸君子佩服遺言靡然心醉而崇茲淵邃莫罄揄揚故不敢輕置喙。乃其他魁竒踔躒之士效采揚芬於時者又索索未可更僕數也。以余管窺之見妄爲標摘。君自藝祖訖於高宗而其臣則於開寶間若趙普而下得三人於太平興國間若呂蒙正而下得四人於咸平間若李沆而下得五人於慶曆間至熙豐之際若范仲淹而下得九人於元祐間若司馬光而下得五人於建炎中興以及祥興之季若李綱而下得八人。釐爲二卷使操尺管而騰千古者知不得以其形勢之積弱而獨誦宋也。

太祖

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也。父弘殷事周官至檢校司徒。母杜氏。以後唐天成二年生帝於洛陽夾馬營。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既長。

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善騎射。周世宗甚寵愛之。與父弘殷分典禁兵。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世宗崩。宗訓立。陳橋兵變。遂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而崩。壽五十。葬永昌陵。

五季亂無象。羣雄日戰爭。

左傳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李白詩漢道

昔云季羣雄方戰爭。

蒼生倒懸久。傾心思聖明。

五代史馮道傳時天

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

庸主仰天祝真人。應運生

宋鑑匡胤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

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匡胤應期生。

赤光時照室。

宋史太祖紀帝生赤

光繞香氣夜侵營。

宋鑑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

謂之香孩兒營。

靈符良有在。龍質本飛騰。遭逢周天子。

萬里事長征。

王昌齡詩萬里長征人未還。

名起高平戰。

綱目周主

自將與漢戰于高平。太祖為宿衛將。謂張宋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

北漢兵功就。滁州行。

綱目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初太祖襲

清流關。皇甫暉等整衆而出。太祖突陳擊暉。擒之。遂克滁州。

威聲既云樹。王

業已潛萌。

通鑑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

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右一章

嘗聞漢唐主力戰樹雄圖如何宋天子搯肱取

遺孤史記婁敬傳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

時方七歲在位世宗恩不薄社稷深相託輔政

未期年陳橋變還作變生非偶然白日早雙懸

黃袍纔掛體禪詔已成篇宋鑑初鎮定二州言

主遣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發汴京殿前散指揮

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

者久之指不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久次陳橋

驛石守信等謀曰主上幼弱不如先立點檢為

天子然後北征夜五鼓將校軍士集驛門宣言

冊點檢為天子匡胤醉卧初不省軍士直逼寢

所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

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

逼還汴遂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

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徵使引

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天命良難

駁服衮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鄭氏

測人謀非一夕雖慰區中思終慙馬上得

曰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

予應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

異香之奇此天命以著矣然而身上之黃袍豈

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大

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說於母而卒然不覺

其情之發露也○史記陸賈傳高祖曰乃公居

右二章

五星方聚奎太平應可久

宋綱目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初竇儼

周顯德中為諫官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偉哉創業

君逆取能順守

史記陸賈傳湯武救民十僭國

宋鑑南漢主作燒煮刀山劍樹等刑且賦歛繁重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太祖時僭

削平之 銷兵一杯酒

宋主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

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

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

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曰陛下指示可生之途宋

主曰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不亦善乎

明日守信等皆稱疾乞罷典兵解裘得士心

全斌之伐蜀屬汴京大雪宋王諒龐

惟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彼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

何以堪慶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負石先羣醜

宋主自帥大衆討李筠於澤州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宋主先於馬

上負數石將士因爭頽令卧榻傍鼾睡不復有負之即日平為大道

曹彬圍唐江寧屢敗唐師唐主危迫乃遣其吏部尚書徐鉉上表以求緩師鉉見帝反覆論辨

不已帝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千金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購奇書常編不釋手

宋主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

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善言書屏几儒臣居左右

宋主徵處

士王昭平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太祖召見。令講乾卦。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敏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文武道無虧尚

與三王友 右三章

汴京開帝里宮闕何雄哉聖心原豁達洞若諸

門開宋鑑帝聰明仁孝豁達大度。綱目宋廣

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斌董其役。營繕既畢。宋王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請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天威震海內四面降王

來推誠置人腹中外絕疑猜錢俶感封疏劉鋹

愧辭盃捷錄太祖北克劉李。東克重進。西克孟

吳越。宋鑑南克李煜。滅劉鋹於南漢。服錢俶於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宋主幸講武池。銀

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捧盃泣曰。臣罪固當誅。乞延旦夕之命。宋主笑曰。安有事邪。命銀酒

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宋史太祖紀。錢俶來朝。自宰相以下咸請留俶而取其地。

帝不聽。遣俶歸國。及辭。取羣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遣俶。戒以途中密觀。俶屈途啓視。皆留

已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士。交孚衆心悅驩聲動九

垓李太白詩壯士惜無唐宗畧幽薊沒塵垓時幽

州沒於契丹。太祖不能復。何當奮長策一上單于臺漢書武帝出長

城北登
單于臺

右四章

三王事有無未可追遺轍試問漢唐君與宋誰

優劣仁孝由自然應無俎上愆

宋史太祖紀帝性仁孝質任自

然不事矯飾○俎上漢高祖分羹事見本詩注

晉王傳帝業禁門寧蹠

血

太祖弟光義初封晉王太祖崩晉王立是為太宗○禁門蹠血唐太宗殺建成事見前

七寶噐成灰永寧翠羽徹為天下守財終身其

儉節

宋史太祖紀帝見孟昶寶裝溺噐擗而碎

鑑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宋主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

此所用翠羽幾何宋主曰不然士家服此宮闈

感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

易傷生寢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

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

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

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

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

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力竭唐鑑太宗營玉華宮明明宋天子數事超
前列獨恨陳橋謀二代所深羞所以終微弱胡
羯亂神州
太宗

太宗名炅。太祖弟也。本名匡義。初太祖父弘殷娶杜氏。生五子。長曰光濟。次曰匡胤。匡義光美。光贊。濟贊俱早卒。而匡胤代周有天下。是爲宋太祖。封其弟匡義爲晉王。賜名光義。杜太后愛晉王。欲立之。及臨崩。遺命太祖以次傳二弟。而後歸國於太祖之嫡子。使趙普爲誓書而藏之。太祖崩。晉王立。是爲太宗。太宗不欲已之臣太祖也。乃改其名曰炅。復改太祖開寶九年。爲太平興國元年。於是背盟

負約。傳國於子。而一弟兩姪。並見剪滅。故太宗雖稱致治之主。而不能免燭影斧聲之疑云。

趙家老寡婦生子何翩翩。攘鼎陳橋驛。大志今

果然。宋史杜太后傳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

有大志大兒作天子小兒心未已。母子潛相謀

神器爲可求。臨崩有遺命。光義繼王猷。嗟嗟仁

孝主。片語心相許。遂令龍行弟。繼踵臨寰宇。綱宋

目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

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宋鑑太祖聰明仁孝。○宋史太祖紀。帝嘗謂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拱木

未成陰

此言太祖棄世未久。拱木塚間之木也。

須臾縱斧尋

按太祖崩

後三年。而德昭遇害。又二年。而德芳憂死。又二年。廷美貶房州。七年之間。弟姪俱盡。○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此諺所謂庇馬而縱尋斧焉者也。兄有唐虞意。弟懷楊廣心。楊廣弑父殺兄。剪滅宗室。忿言利如矢。武功勿頸死。宋史宗室傳。太祖子德昭。字日新。太

宗太平興國元年。封武功郡王。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辱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唇

下齒必寒。沉憂天興元

公羊傳。宮之奇曰。唇亡則齒寒。○曹植詩。沉憂

令人老。○宋史宗室傳。太祖次子德芳。興國元年。授興元尹。德昭既遇害。德芳憂忿而卒。年二十。誓書藏石室。廷美房州卒。宋綱目。太平興國

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廷美遂得罪。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弟姪咸翦除。天下我安居。安居。廷美憂悸而卒。弟姪咸翦除。天下我安居。安居。傳諸子。寧思太后旨。毋言不復思。兄崩。惟恨遲。

殘年稱與國無君心可知

按通鑑開寶九年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是月改元曰太平興國元年。劉定之曰。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為元年。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已之年號播乎天下者。蚤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興國。言創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斯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

斧聲燭影下遂成千古疑

陳桎通鑑續編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殂。甲寅。光義立。注載王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宮婢皆不得近。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俄而宋主殂。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王。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世無董狐筆是非那可必翦弟如蓬蒿弒兄

無乃寔冥心不待言胤弒未應然神武蓋天地

一身不自全

捷錄太祖聰明神武。

弒君本危轍晉王計何

拙左右無專諸獨身探虎穴

史記刺客傳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公子光善待之。因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

傳弟既有

盟何心其逆節虎旅列宮門豈悉晉王臣

李商隱詩

空聞虎旅鳴宵柝。注虎旅。衛士也。

太祖饒恩澤獨無忠義人君

王曾遇害四方何不聞不聞則已矣湘山何為

紀

燭影斧聲事。本出僧瑩湘山野錄。

下流謗所歸

司馬遷書下流多謗議。

三王何為死廷美封魏王。德昭封燕王。德芳封秦王。吁嗟燭下疑得非因此起乃知豺狼心在彼不在此

仁宗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初封昇

王尋立為皇太子及真宗崩遂登大寶在位

四十二年壽五十四崩于福寧殿葬永昭陵

宋家守文主仁廟邈無儔垂髫登大寶施仁四

十秋帝即位時宵旰勤朝政苑囿罷巡遊宋史

紀明道二年皇太后崩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

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刈麥親農事綱目帝幸後苑

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禱雨恊

天休綱目慶曆七年春二月大旱帝禱于西太

乙宮是日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用將

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日寢殿中忽聞

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

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稿

苗可求也○左傳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療

疫犀寧惜宋史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稱祥草不收通鑑茹

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

實至於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戒

天下終宵饑可忍蒸羊不外求宋史仁宗紀贊

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浣濯衣。堪服往

往紹貽謀仁宗紀。太祖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恭

儉一終始通鑑。仁宗恭儉。始終如一。皇圖晚更優富弼傳。仁宗晚

年。銳意。拔茅賢士集石介慶曆聖德詩曰。衆賢

太平。後。君。納款遠人柔孫雪窻文集。以遼人之

子滿朝。納款。而。湛恩流宇內。深山靡不周。所以登遐日

號哭動神州司馬相如傳。湛恩汪濊。○通鑑。仁

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高宗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也。初封康王。及徽欽

為金人所虜。遂即位于南京。遷都臨安。號曰

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傳位于孝宗。自為太上

皇。又二十六年而崩。壽八十一。其後八世而

滅于元。

仁英既云沒。宋祚日凋零。按仁宗崩。英宗立。英

用事。而南方氣忽至。天津杜鵑鳴。通鑑。先是治

宋始衰。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

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

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

相多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金陵一變法萬

族不聊生

王安石居金陵時稱王金金陵。○變法見安石注。○陶潛詩萬族各有託。○

不聊生。見安石注。

亂階既有以奸邪自此升

安石引用奸人蔡京

等由此

河南相公死

司馬

女中堯舜崩

通鑑哲宗嗣位

而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

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橫

行。追貶元祐正人。是致禍亂。初太后不豫。呂大

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

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邦家運當厄。暗主世相

仍暗主。謂哲宗。花石空南國。通鑑徽宗頗垂意

中。玆異以進。帝嘉之。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

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朱勔總其事。

勔於是搜巖剔竅。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

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必撤屋抉

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風塵起。北平

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初徽宗

人入寇也。○晚霞吟未罷。金人入汴京。有詩云

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梵宇玉乾坤。後金入汴。竟成詩讖。

五國城

萬乘主。即徽欽也。○按宋史。金人脅二帝北行。居于五國城。金

左袒康王。遂中興

通鑑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

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

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

漢家之厄。十四。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建炎元年。康王即皇帝。義士咸扼腕將整復仇兵。義士若

飛韓世忠之屬不知新天子何以慰羣情

右一章

高宗既得國義當興復秋金人拘二帝不共戴

天讐禮記父之讐李綱枕戈奏宋史李綱言於

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

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

厚幣恐亦無益趙鼎禦戎謀趙鼎陳戰東京宗澤在宗

為東京留守韓世忠為制置將臣交上

疏片言不見收和議心所許戰攻非所籌按高

主和議凡宗澤等言還一聞胡兵入被甲遂登

舟通鑑建炎三年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帝

軍卒數人及王中原不復守移鼎至杭州高宗

於杭淵張浚等從行稱臣納貢職惟恐盟不亟按高宗奉表稱

幣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荆軻傳孤

燕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

臣乍班師飛注二聖如遺跡古詩棄我東京

未破時慷慨赴金師當年何勇敢今也獨低垂

宋史高宗紀康王資性朗悟挽弓至一石五斗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遣使入城邀親王宰臣

不為動。幹離不異之。更請肅王。癸卯。肅王至軍中。許割三鎮地。進邦昌為太宰。留質軍中。帝始得。嗟嗟高宗意昭然。我所知父兄賣胡賊神器。斯可得軍中有陰謀。千古無人識。不然虎口下。何以能歸國。既為敵所異。應為敵所嫉。如何能放還。翻令肅王易秦檜。非奸細與帝原同德。通鑑秦檜還自金師。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界撻懶。及南伐。以為參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帝喜曰。得一佳士也。所以武穆王粉身不見恤。見後注。

右二章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人也。沈厚寡言。多大畧。周世宗時。范質薦普為軍事判官。太祖雅奇之。陳橋之變。普有力焉。太祖即位。拜為丞相。後坐事。出為河陽節度。數年不得志。太宗立。普以詐謀陷秦王。廷美於罪。太宗悅。復召為相。封梁國公。及卒。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

宋家開國臣趙普名最顯。排闥倡神謀。興王際

時蹇

宋史趙普傳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卧帳中。眾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

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陸機遂志賦。扶輿王以成命。○易蹇。難也。蹇之時。用大夫哉。傳曰。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坐籌息

兵計遂令藩鎮翦

司馬光涑水記聞。太祖既得天下。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

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唐季以來。戰鬪不息者。其故非它。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於是釋去諸鎮兵權。而天下安。君王踏雪過上將乘時遣見錄太

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於堂中。設重褥。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四方徐削。平指揮勲不淺。見

錄太祖用趙普

追輦立宮門

記聞。太祖時。常有羣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還家補奏簡。本傳。普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

奏。明日普又以其入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

奏如初。太祖乃

鼎鑪任雖重社稷謀未遠

記聞

寵待普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

汝不聞趙普乎。吾瓶中瓜子金遽同維翰心記聞

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

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

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

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

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

命普謝而受之。○楊文公談苑。太祖嘗與普議

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普對曰。使維

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蔬園廣私宅。疇能補家職通鑑

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巨

店。以規利。○詩。亥職有闕。維汧山。甫補之。

下山東寧為濟川功本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

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

市。貨鬻都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杜

詩。知君材。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誓書。見上

是濟川功。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太宗注。○

左傳。載在盟府。○通鑑。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

瓶中瓜子金遽同維翰心

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

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

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

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

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

命普謝而受之。○楊文公談苑。太祖嘗與普議

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普對曰。使維

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蔬園廣私宅。疇能補家職通鑑

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巨

店。以規利。○詩。亥職有闕。維汧山。甫補之。

下山東寧為濟川功本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

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

市。貨鬻都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杜

詩。知君材。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誓書。見上

是濟川功。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太宗注。○

左傳。載在盟府。○通鑑。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

太祖

太宗

宣宗

顯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理宗

度宗

宗

昀

元

好

汝不聞趙普乎。吾

瓶中瓜子金遽同維翰心

忽幸普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

瓶於普。置在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

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

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

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

命普謝而受之。○楊文公談苑。太祖嘗與普議

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普對曰。使維

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蔬園廣私宅。疇能補家職通鑑

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巨

店。以規利。○詩。亥職有闕。維汧山。甫補之。

下山東寧為濟川功本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

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

市。貨鬻都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杜

詩。知君材。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誓書。見上

是濟川功。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太宗注。○

左傳。載在盟府。○通鑑。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念塵埃際援引入朱門

與普相善。及即位。遂大用之。普屢以微時所不

足者言之。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

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藐孤見魚肉指德昭

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藐孤見魚肉德芳

弟遭遷逐指廷美

久要不可忘相捐何太促篋中

空有書魯論原未讀通鑑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

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也。氣質淳厚。有將相畧。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周世宗時。遷西上閣門使。太祖乾德初。拜左神武將軍。平定四方。以功遷樞密使。歷事太宗真宗。咸平二年。薨。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

豪俊本天成。應知少明懋。左手操干戈。右手持

俎豆

玉壺清話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

龍溝

通鑑董遵誨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黑蛇化龍。九宇久分

崩四方猶格鬪。天子命將軍西南掃窮寇。是時王全斌總戎名最尊。功成反獲罪。清

廉惟一

本傳乾德二年。大舉伐蜀。以王全斌為大將。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眾十萬。彬復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

詩史卷之十三

勸上曰。卿有茂功。可無讓。○凍水記聞。仁贍自
劔南歸。見帝曰。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彬一人
爾。平西征戰遠秋毫無犯。通鑑彬平蜀。圖書

聊可裝婦女咸能遣。撥遺彬討蜀初克成都。有
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
竅以度食。泊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
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也。太
祖密令伺之。圖書也。江南猶未平。杖鉞始專征
無銖金寸錦之附焉。

浮橋度彩石大衆圍金陵。綱目開寶八年曹彬
大敗江南兵于秦淮。

進圍金陵。初唐入樊若水。請闕上書言江南可
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自石牌口至彩石。大軍
渡江。若履平地。與唐師
遇。輒敗之。遂圍金陵。攻城憂殺虜稱疾疑軍

伍焚香相約盟師剋民安堵。魯仲連傳燕將殺
虜於齊甚衆。○記

聞彬攻金陵。番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
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
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
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
皆安堵。為將尚慈仁古今稱上勲。聞見錄彬未
如故。常妄殺一人。

而江百虫猶不忍况以禦三軍。歸田錄彬所居
堂室弊壞。子弟

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父子
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父子
專帷幄名聲相繼作三登上將壇西解降王縛

渾水燕談。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
廣南河南也。未常殺一無辜。諸子皆賢。今瑋琮
璨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
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陳搏

陳搏字圖南亳州人也年四五歲戲澗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隱於武當山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徙居華山周世宗召為諫議大夫不受太平興國中來朝賜號希夷先生留闕下數日而去

希夷本奇士夙抱經綸才生逢亂離世鍊藥華

山隈邵伯溫易學辨惑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居○宋史隱

逸傳搏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往棲武當山九室巖因服氣辟穀○李嶠詩崖深經鍊藥與下夢一覺談死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生涯酒數盃本傳

搏服氣辟穀但日飲酒數盃高眠不覺久宋家天地開乘驢

忽大笑宇內淨黃埃易學辨惑搏自晉漢以後每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潛龍時搏常見天日之表知太平有日矣翩翩丹穴鳥時清當

一來以鳳為喻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

見則天草履華陽巾謁帝入銀臺通水燕談太

下安寧

賜詩曰、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揔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坐、**豈無觀光意、世主性多猜**易觀

光、利用**自非軒轅固安得久徘徊**也、說苑黃帝

即位、鳳集東園、食帝竹**縱有神仙術難以佐三**

台本傳太平興國九年搏來朝、太宗遣中使送

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

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

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傳達

古今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

煉、無出**青山遙相待、歸復卧蒼苔、白雲心所戀**

於此**丹鳳詔空回**易學辨惑太宗再召、搏辭曰、九重

仙詔、休教丹鳳、御來、一片野心已

被白雲**倏忽陵三島、飄搖戲九垓、回瞻宋宮闕**

留佳。**茫茫皆劫灰**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

人知、乃問胡人、胡人

曰、劫燒之餘灰也。**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

進士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代李昉為相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真宗時授太子太師封許國公卒贈中書令諡曰文穆

蒙正少流離嘗為父所屏

宋史本傳蒙正父龜圖為起居郎多內寵

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

一旦升青雲三調宋家鼎

本傳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

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持衡臨上台頴脫囊中材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但有一能善用人爾此誠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

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

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何須百里鏡鑑物有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靈臺歸田錄有一朝士家藏古鑑曰言能照二

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謝病居田野逍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

遙花木下

本傳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

觴怡然自得聖主漫相譏予非眼穿者

宋史宰相呂蒙正罷帝曰

蒙正望復位眼穿矣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人也少孤貧力學有遠

志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宗時擢

進士補大理評事興國六年為江南西路轉

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

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終喪不食酒肉
真宗即位復召為相以司空致仕卒贈司徒
諡曰文定

西都一布衣畫地陳十策沂公筆錄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
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悌五
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
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
武士搜出手取盤中殮傲然無懼色聞見錄太祖幸西都公獻策於

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殮文定就大盤中以
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
食且對畧無懼色留相太平君弊政咸能格筆錄太祖謂太宗曰

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
異時汝可收之為相至太宗即位擢進士不數
年果為相○宋史本傳齊賢為轉運使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勾欄苛歛除

范蜀公蒙求為江南轉運使吉州公江有勾欄
地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船塢而所輸
錢如故公戚里爭端息涑水記聞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

悉奏免之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
齊賢請自治上許之公詔訟者曰汝非以彼所
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
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
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然芻列旗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乃止然芻列旗
幟遼人三敗北宋史本傳遼兵自湖谷入寇齊賢廂軍二千約潘美以并師來

會戰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
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

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斬首數百級。八座位方隆。本傳齊賢四踐兩府。九居數百級。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午橋志堪適。本傳齊賢致仕歸洛。得裴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神交裴晉公。今古齊踪跡。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少敏悟好學。五代時以父蔭補秘書郎。太祖卽位。遷太常丞。太宗時。代呂蒙正為相。時歷官四十年矣。太宗深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

務。太宗崩。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端謀執繼恩。奉太子而立之。是為真宗。明年罷相。卒。贈司空。諡曰正惠。

呂公台輔器頗以糊塗聞。丁晉公談錄。趙普在中書。端為參政。趙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常喜。遇抑挫未常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用為

相。材堪佐幼君。笏端書大漸閣中。鎖繼恩大臣。安社稷。坐使奸謀。釋皇后默無言。少帝時登極。

開簾識聖謨。廷際始嵩呼。通鑑太宗不豫。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宋史本傳。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

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宋史本傳。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

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漢書武帝紀：帝登嵩山，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今嵩呼之義本此。

臨危能定難大事不糊塗
呂氏家塾記：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田錫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也。幼聰悟，好讀書。太平

興國二年，進士高等。遷著作郎，改左拾遺。好言時務，數上疏論事。忤宰相，出知陳州。又謫海州團練副使。至道中，復舊官。真宗時，與魏廷式議論不協，出知秦州。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宋白以錫應詔，擢諫議大夫。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尋病卒。

表聖耿介，士諫爭以為心。棲神千古，上思與鄭

公林

宋史本傳：錫耿介寡合，未常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

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鄭公即魏徵。封章五十奏，匡君意已深。

錫所上章疏。御屏聊託諷興。亡究古今。蒙求錫
 凡五十有二。御屏聊託諷興。亡究古今。採經史
 要言。為御屏風。臣擬貞觀佐君。乏文皇度。言錫
 十卷。以便觀。臣擬貞觀佐君。乏文皇度。有魏
 徵之忠。而宋之二。放流不見容人。鑑那能慕。錫
 帝無唐太宗之度。放流不見容人。鑑那能慕。論
 事數見。貶斥。人鬱鬱且終身。臨歿空焚疏。本傳
 鑑見唐太宗注。鬱鬱且終身。臨歿空焚疏。錫臨
 卒。謂家人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
 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諍
 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洛州人也。少好學。器度宏遠。太
 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咸平

初。同平章事。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
 京師。肅然。景德元年。以官卒。上臨哭之。慟。贈
 太尉中書令。謚曰文靖。沆性直諒。內行修謹。
 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
 私。宋初賢相。惟沆為最。

李公識大體。雅望眾所欽。元城語錄元城論本

者。惟李沆。○宋史本傳。沆性直諒。識大體。○王
 文正公遺事。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
 慎重有雅望。燭焚天子詔。本傳沆為相。真宗一
 無如李文靖。燭焚天子詔。夕遣使持手詔。欲以
 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啟絕輔臣
 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音龜山語錄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

用密啓和親邊寇悉患軍生侈心契丹和親王旦

問沈曰。和親何如。沈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悉。

宮觀。且乃潛嘆曰。李公。水旱時相警聊以禁荒

可謂有先知之明矣。沈曰。沈為相。王旦參政。沈曰。

上聽。沈曰。人主少年。長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

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

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

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

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浮薄黜不用者舊自

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成林龍川別志真宗初即位。沈為相。帝雅敬沈。

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盡用。

陋巷軒車入頽垣風雨侵談苑沈自奉甚薄。所

頽垣敗壁。居窮豈獨古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

不以屑慮。居窮豈獨古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

屋。缺陷良在今本傳家人勸治居第。沈未嘗答

事。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願

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廳

事僅旋馬身後慮還深温公訓儉錄沈為相。治

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

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

矣。嗟嗟李文靖料事如嚮。應封禪降天書。奸邪

操國柄天書見下王旦注奸寇準思其言東軒筆錄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常以丁之才薦於沆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平第一人千古令人敬

王旦

王旦字子明魏州人也幼沈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真宗時代李沆為相進爵太尉卒帝臨喪哀慟贈太師尚書令封魏國公謚曰文正

庭中三槐樹歲久轉青葱旦有休容度指日登

三公宋史本傳旦父祐有陰德手植三槐于庭也旦幼沈默好學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賜予稱膏血平居維素

風名臣遺事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瞑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公每見家人東南恤民力湘山野錄薛簡

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司辭公公但云東西

北撫羗戎指西夏德明慙取粟歐公撰神道碑

末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

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救有司具粟百

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寇準愧先容神

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碑寇準為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明明大臣節於義無準始愧嘆以為不可及

容悅如何受美珠卒從欽若說天書不復諫公

役何時歇通鑑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召王

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後帝謂羣臣曰朕夜半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

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又作玉清昭應二觀而公雖非馮道倫終與公孫埈通鑑旦臨終役不息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被緇以歛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諫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史記公孫弘為丞相不肯回折庭爭常倍公卿之議以順上旨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少英邁通春秋年十

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太宗奇其才加給事

中真宗時為相與契丹定澶淵之盟為王欽

若所譖罷知峽州。天禧元年復召為相。時帝抱風疾。準請太子監國。丁謂因陷之。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貶雷州司戶參軍。卒。仁宗時追復本官。諡曰忠愍。

方枘內圓鑿鉏鋸難為工

孟子子傳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楚

辭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

臣主不同量安能樹奇功

樂毅

書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開編閱宋史深惜寇

萊公宋家兵力弱契丹每侵掠萊公欲振之何所施韜畧不自施強君親率師深宮怯懦

主疇肯犯胡旗料敵知虛實料主偏倉卒雖止

金陵行難駐澶州蹕生平氣飛騰胷中藏甲兵

運籌能破敵何必帝親行親行事瓦解俯首盟

城下歲輸三十萬中原還牧馬

宋史本傳景德元年準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初問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以備

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

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

問方畧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帝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

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遂幸澶州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

請渡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太尉高瓊曰。寇準言是也。準曰。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惟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遂還行宮。相持十餘日。契丹奉書請盟。帝欲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遂許之。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帷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臨戎帝所疑孤注遂乘機

本傳準頗自務澶淵之功。帝亦以此待準。

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謂帝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夫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足城下之盟也。其何耻如之。且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北門管鎖鑰。通鑑準知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北門管鎖鑰。通鑑準知

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無路引君衣

通鑑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

請復坐。事決。十年居外鎮。迺以天書進

萊公別傳。大中

乃退。帝嘉之。祥符元年。天書降。是歲十月。封泰山。準是時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遂拜中書侍郎。鴛鸞復同林拂鬚。遂成同平章事。中外以為非。

鬚

寇萊公遺事。公為相。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

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草表立儲君。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

謀洩奸臣聞雷州再貶謫沒身滄海濱

本傳真宗抱風

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已而謀洩。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貶準雷州司戶參軍。○萊公旌忠碑。公南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後果卒於雷州。精靈感枯竹無由全鼎餗。本傳。準卒。歸葬西京。道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眾因為立廟。歲時享之。可憐霍

光傳垂老方能讀

本傳。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何以教

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嗟嗟寇參軍英才空逸羣天馬鹽車下安得騰

青雲

李白天馬歌。天馬來自月氏窟。嘶青雲。惜振綠髮。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

哉澶淵役不克遂奇勲當時能一戰豈復患邊

塵

通鑑。帝至澶州。渡河。契丹氣奪。準欲邀其稱。臣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

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能臣真匠石庸君非郢人鼻堊姑聽其和。可也。

終難斷徒勞運斧斤

莊子。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

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常試為寡人為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因

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悲百年後胡馬度通津。通鑑欽宗靖康二年。金人攻通津。宣化門。郭京

敗走。金人遂入京師。宋家諸天子守株以沒齒。韓非子。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所笑。非無決勝臣

局促轅閭死。灌夫傳。局促效轅下駒。萊公恨已多武穆更

如何。見下岳飛注。

王曾。字孝先。青州人也。善為文辭。咸平中。由

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宰相寇準奇之。特

授秘書省著作郎。天禧中。拜參知政事。真宗

崩。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仁宗既立。宰相丁謂

擅權。曾發其姦而罷之。因代為相。封沂國公。

與呂夷簡不合。罷判鄆州。寶元元年。有大星

晨墜其寢後。一月而薨。贈侍中。謚曰文正。

王公釋褐時志不在溫飽。東軒筆錄。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

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

不在溫飽。正色立清朝。偉然稱國寶。通鑑。仁宗初立。丁謂權傾中外。

衆莫敢抗。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名利兩無心。魏公別錄。魏公言公德器

色立朝。時倚為重。

深厚而寡言。因語琦曰：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納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

上書咸削稿

沂公言行錄公上疏論事甚衆

皆削其稿。章聖既彌留中外，時紛擾，母后將臨朝，權

臣橫施巧非，君挺忠誠，社稷令誰保，陰消扎鷄

禍不改稱權草

政要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言者。

公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吕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皇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言行錄初章聖上仙，遺命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公於發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公執咨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不運，稱權猶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權字遂不敢去。山

陵中丁謂奸邪能一掃

龍川志丁謂既逐，李迪等公患其權太重，因密

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為山陵都監，謂為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穴，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上穴有石，石盡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奏之。太后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謂邪謀深遠，雖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沒身民不忘，圖形光四表。言行錄公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也。以進士及第，補絳

州推官。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辨。有聲。真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進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頃拜集賢殿大學士。封許國公。執政十餘年。以太尉致仕。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靖。

夷簡性機巧。柄國年最深。智謀善防。患預得君

王心。宋史本傳。太后崩。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

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宸妃具禮葬

聞見錄。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公奏宜從厚。章獻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

云。何與。欲離間吾母子耶。公曰。陛下欲全劉氏喪禮。宜從厚。章獻悟曰。柰何。公請以一品禮殯

洪福寺。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

如死。以非命。仁宗號慟。即幸洪福寺。開梓宮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

不壞也。皇后含沙侵。本傳。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夷簡以前罷相

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后遂

廢。尊妃要後眷。言夷簡所以尊禮宸妃者。蓋欲要天子後日之寵眷也。廢

后由私怨。見賢臣君所親富范何為遠。出師表。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富弼。骨鯁。滅無

范仲淹。俱為夷簡所貶。詳見二人注。遺中外疇能間相權不可搖取笑契丹朝四賢

遺中外疇能間相權不可搖取笑契丹朝四賢

遺中外疇能間相權不可搖取笑契丹朝四賢

一不肖幽州館中標

通鑑夷簡執政惡諫官之切直者於是貶范仲淹于

潮州貶余靖於筠州貶尹洙于慶州貶歐陽修為夷陵令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等而譏高若訥為其阿附夷簡也。是時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邊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戎日生患幣增二十萬

本傳夷簡加遺契丹歲緡金二十萬諒無

平勃謀何以供籌策

夷簡行狀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

宜退公曰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使我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

嗟嗟許國公

無乃真奸雄如何沒身後天子獨稱忠

本傳夷簡薨帝

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稱忠當有說吾將定其功劉

后初崩日八事堪為式

本傳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

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十年四海清豈

曰非公力

本傳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宴然夷簡之力為多。功罪

本相均葑菲吾能擇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也。二歲而孤從

母更適朱氏既長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

文學晝夜不息舉進士第仁宗召為右司呂

夷簡執政惡其忠直貶知饒州後召為龍圖

閣直學士元昊反仲淹自請行居邊有功入

拜參知政事。罷徙杭州。卒。贈兵部尚書。諡曰

文正。

希文尚風節志先天下憂

宋史本傳仲淹汎通六經學者多從質問

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歐公撰神道碑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四論觸權相放逐至饒州

本傳呂夷簡執

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罷仲淹

知饒州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

本傳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

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仲淹既去士大夫為論薦者不已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

戎難方亟蒼生苦鋒鏑胷中十萬兵奮身其赴

敵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名臣傳公領延安閣兵

選將日夕訓練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軍令既分明本傳仲淹州為老子大范謂雅也

明日夕練邊兵通鑑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

眾寡使更焚書將軍幕通鑑元昊遣人持書至語

出禦賊記聞仲淹奏曰虜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收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不知者

功大順城

本傳西北馬舖砦。在賊腹中。仲淹欲

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

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

元昊驚破膽接踵來求盟

名臣傳公與韓琦協謀。必

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

期弊政難卒改

本傳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

遂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

立朝末期年謗起君心遷十事徒匡主長城

錄公曰。

漸規摹闊大。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

還備邊

本傳仲淹以天下為已任。裁削倖濫。考

上矣。會邊隅有警。因請行邊。○范文正公言行

樂已久

見首義莊能贍族。燕談公輕財好施。尤

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

憂民志無已長夜不遑眠

生平言不負天下

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

變舟堪贈友

在睢陽。遣堯

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
三喪在淺土即以前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
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
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
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為首
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何須亭毒功
仲淹
相為首
丹青名不朽
本傳邠慶二州之民與
不知
夷簡亡邊人號哭否
夷簡素忌仲淹○本傳仲淹卒羌酋數萬人哭之如
父齋三日而去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授將作監丞累遷陝西安撫使平元昊有功召拜樞密副使嘉祐中為丞相定策立英宗進爵右僕射封魏國公英宗崩琦又奉神宗而立之熙寧元年加司徒兼侍中罷判相州八年卒贈尚書令諡曰忠獻琦歷事三朝定策二帝相業莫盛焉

宋家開國久膏澤贍區中天降阿衡佐實維韓魏公詩降于卿士桓桓廊廟器梗梗大臣風五雲夾日飛相隨入紫宮魏公家傳天聖五年在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

二十名在第一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臨邊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

寒賊膽

見上范仲淹注

當國亮天功

書惟時亮天功

輔弼經三

世

宋史本傳琦執政三世

謀謨立二宗

本傳仁宗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

臣下爭以立嗣為言。琦乘間進曰。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遂力贊之。乃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治平四年。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慶危忘身慮遇變復從容。本拜司空兼侍中。琦各宥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慶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遇變從容。見婉言調子母。本傳英宗暴得疾。太后垂下注。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常度。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以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兩宮乃安。獨身護聖躬。魏公別錄。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痴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

婉言調子母

本傳英宗暴得疾。太后垂下注。左右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

獨身護聖躬

魏公

別錄。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痴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

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撤簾防擅政。通鑑琦欲太后撤簾還真不可及。琦即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决悉當。琦即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琦即稱太后馬。鄧之所不及。未審决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定策著勲庸。本傳琦再决大策。及奈大后衣也。帝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公存社稷。固公退朝廷。空青苗方亂。政飲恨獨無窮。公數上疏。論青苗之非。帝不聽。一朝大星落。四海沒蒿蓬。本傳琦薨前。一夕。大星墮于治所。櫪馬皆驚。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也。少篤學。有大度。舉茂材。授將作監丞。累遷。知制誥。會契丹來求關南地。弼奉使報聘。遂定盟而還。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弼為相。守典故。行故事。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憂去職。英宗立。召為樞密使。封鄭國公。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弼乃請老。年八十。卒於家。贈太尉。諡曰文忠。

鄭公稱王佐雅與韓齊名

宋史本傳弼少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

日。王佐才也。○韓琦詩琦與富弼齊名。人謂之富韓

直言犯夷簡。遂使凶

奴庭激昂虎口下吐氣風雲生邀地謀既釋和

親議不行本傳弼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

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

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弼入對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遂為

使報聘既至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羣臣

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

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

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

能保其必勝乎契丹主大悟因曰吾所大得者

祖宗故地耳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

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劉

六將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

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

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契丹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弼歸復命

國書辨奸佞再往盟方定增幣非得已獻納還

死爭通鑑富弼復如契丹帝復使持和親增幣

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

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咨視果不同

疾還都以晡時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

死地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語侵夷簡晏殊解

之弼怒曰殊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行既

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

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

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

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

議之乃使劉六符與弼偕來議獻納二字弼至

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和好復定。

一介能安邊史記藺相如傳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兩楹真致勝**

張協詩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天子深褒功使臣**兩楹○孫子因敵而制勝

慙受命焚書義既高嘗膽言尤正通鑑弼始使契丹得家書

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有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

曰。增歲幣。非臣本意。敢受賞乎。後又拜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夢卜在

人心未幾還秉政君王喜得人朝野咸相慶本傳

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之口。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

明良相協和江

海靖無波朝廷數更主青苗亂還多按弼為相。當仁宗晚

年。數歲而英宗立。弼為樞密使。又四年。而英宗崩。神宗立。以王安石為相。行青苗法。

虐政

非所習杜門歸卧疴本傳為青苗法出。弼持不行。侍御史鄧綰請鞠治弼。

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

樂道賢人退社

稷竟如何本傳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

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必勝而後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敏悟過人。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試南宮第一。以文章名冠天下。遷館閣校勘。坐范仲淹黨。貶夷陵令。久之。復校勘。著朋黨論以進。修為諫官。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及五代史。嘉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後為王安石所詆。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曰文忠。

文章經國寶。往往關世道。

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

唐室中

興時始生韓退之。五季文運厄。詞人不復出。神廟方興隆。爰有歐文忠。昌黎去世久。辭壇麋鹿走。遺編幸未銷。千古神相交。沉思忘寢食。數年

堪與敵。

宋史本傳。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

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承恩青瑣

闈舉筆不忘規。

漢舊儀。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呂氏家塾記。公在翰林。仁

宗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天子稱忠直。斯人何處得。本傳。修論事切直。奸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來。得。貢舉收羣英險恠時文更

本詩嘉祐二年以修知貢舉時

士子尚為險恠奇澀之文。號曰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奸邪咸側目。髮白猶

遷逐

本傳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上疏。留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又徙揚州。及被召。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慰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請之。出知同州。青苗亂已成。歸來卧柴

荆

本傳修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

故求歸。愈切。遂以太子少師致仕。

雄哉六一叟名兼三不朽

號六一居士。○本集六一居士傳。客有問居士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

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左傳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風節與文章皎皎伴星斗。本傳修以風節自持。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也。善騎射。初為散直。元

昊反。詔為延州指使討賊。善談兵。韓琦范仲

淹奇之。授以左氏春秋。青乃折節讀書。悉通

兵法。由是益知名。累功至招討副使。儂智高

及仁宗特除為宣徽南院使賊平帝嘉其功拜樞密使後罷知陳州疽發髀而卒贈中書令諡曰武襄

武襄田家子器度超常倫聞見錄青出田家少為兵崛起行

伍間表表為名臣宋史本傳請起行伍而名動夷夏虜人稱天

使韓范名國士豈特匹夫勇折節耽書史筆談青在

涇原常以寡當衆故虜人謂青為天使本傳公器度深遠韓琦范仲淹咸奇之曰此國器也范

常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葺爾儂智高

今匹夫之勇爾公於是益喜書史敢與大邦驕七州一朝陷東南皆動搖驍將摧

殘盡復有霍嫖姚南豐雜識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

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則皆

為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

衆擊之嫖姚借師行盡舍止萬馬奔如矢惟以喻青注見本詩

知將令嚴安知有天子按法斬敗軍士卒皆奮

死青行軍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軍

人向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常聞聲方青之未

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為常青至賓州悉召敗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斬之於是軍中人人

奮勵有死戰之心元夕酒未闌已破崑崙關筆談青宣撫廣西時

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即今大張燈燭。宴將佐。至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孫元規暫主席行酒。客至曉。未敢退。騎兵縱忽有馳報者云。是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騎兵縱

衝突標牌。豈能攔望風。盡披靡。焚城早遁。還決

勝千里外。果在堂戶間。南豐雜識。初青出擊。智

畧者。青曰。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

騎兵。則不能施矣。後與賊戰於歸仁舖。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

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遂披靡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

高果焚城遁去。青先與公亮言。皆如所料。坐堂戶之上。論兵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名將

何以加此。豈特一時用兵貴取勝。不尚苛求。盡之武人崛起者乎。

逐北不窮。追明明大將。今所以戰必克。終無覆

車失古稱。名將材如君。豈多得。筆談。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

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

未常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時無鄂千秋大志。安能酬上賞

與薄賞。均非為身謀。記聞。初青自請擊智高。諫

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藉獨為相。對曰。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

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且青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辨賊。幸陛下

下勿以為憂。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度。於是勒兵而進。智高大敗。捷書至上。上喜。謂

藉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早事。藉曰。青

雖有功。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共日復有冠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臣所言。非徒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鄂千秋明蕭何之功。高帝以為進賢當授上賞。故封千秋為安平侯。此借其事。以比龐藉。

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解官歸養。後親亡。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累遷權知開封府。立朝剛毅。聞者皆憚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拜樞密副使。尋病卒。謚

曰孝肅

孝肅性嚴毅。笑比黃河清。

筆談公天性峭嚴。未常有笑容。人謂包希

仁笑比黃河清。知端不取硯。足以觀廉貞。

危史公徙知端州。州歲貢

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及為開

封尹私書絕不行。

宋史本傳拯權知開封府。性峭直。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

皆絕之。權貴皆斂手。遂有閻羅名。

本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

之斂手。京師為之語曰。趙張不足數。編簡為君

青

前漢趙廣漢張敞皆為京兆尹。有能名。○杜甫詩。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又曰。封侯意疎濶。編簡為誰青。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舉進士第。知翼城縣。遷天章閣待制。至和二年。與富弼同入相。封潞國公。元豐三年。拜太尉。以太師致仕。居洛陽。紹聖中卒。年九十二。謚曰忠烈。

潞公剛毅士直亮立朝端

宋史本傳論彥博公忠直亮

臨事

即果斷

本傳論臨事果斷

案獄挫權奸

本傳黃德和誣劉平降虜以金

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

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

折衝千里外

見下

定策廟廊間

本傳帝謂彥博曰卿真定策社稷臣也

凜凜大臣節

本傳論彥博有大臣之風

貂璫咸震懾

本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

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

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顧盼有威儀遠人望風烈

本傳論彥博立

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本傳契丹使

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人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

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度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使者拱手曰

天下異如何萋菲辭貝錦燦成列

本傳唐介劾彥博有蜀見

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詩。萎兮菲兮。成是貝錦。他山不愈。攻自

王轉堅瑩。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言博雖遭譖謗。而德愈貞堅也。

煩卧護帝眷益加隆。本傳彥博在樞府九年。為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

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待中舊德。故

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

外舉。不避讐。厚德孰與儔。御史吳中復有處置

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

時以彥博為厚德。天心厚元老壽考樂優游一時耆英

會千古仰風流。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乃命平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居五年。復致仕。其在洛也。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少好讀書。一

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擢進士上

第。神宗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荆國公。引用凶邪。排擯忠

直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等法。而天下騷然

宋室之亡自此始。

宋人不識寶燕石誇奇珍宋王

聖人舉朝辨其惑總同觀寶客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

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截之愈固○龜山語錄神宗問明道先生曰王安石是聖人否對曰詩稱周公之德公孫頤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則剛

偏自任恐聖人不然偏聽自生奸貽禍將無

極鄒陽書偏聽生安石何為者自言齊契稷宋史

本傳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尚

彼二子皆有是者君臣既相知何所施仁澤通鑑

帝謂安石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

稍開仁澤勿復言苛歛以為先青苗與兵革海

內遂紛然向來堯舜道於今在誰邊本傳論朱子曰安石

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本傳安石以新法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奸哉向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

士安石肝膽時能測當時推轂人排斥無遺跡

推轂喻引薦也○本傳呂公著等推安石者也歐陽修文彥博

用。侍從者也。馬光范。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君王如

進咸奸雄本傳安石罷黜中外光成人君王如

木偶乾坤落吾手黎庶不聊生臺諫方箝口本傳

論使天下之人。驚。烈風千里驚本傳京東河北

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華嶽同時崩綱目

五年九月。太陰星失度通鑑靈臺即九瑛言太

少華山崩。安石怒黜。水旱復相仍本傳寧熙七年春天下

瑛配英州。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祖

宗法掃地虎政正縱橫杜詩人今罷四海遭荼

事。既民滿空谷本傳論羣姦嗣何以塞羣情倡

為三不足本傳安石謂天變不足畏。強辯多機

巧真同少正卯本傳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否

而在廷交執不可女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

數言。衆不能詰。○通鑑帝謂安石曰。呂誨比

卿。不為惑。經術亦安施。適為大盜資呂氏家塾

參大政。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但後世所謂者。大抵皆庸人。故世與之。乃為取

割地歸遼主

通鑑王安石復相。遼使蕭禧來。長

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

印座及空虛

然有矯世後作之志

敦白真能傾社稷

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即狀報包拯

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拯何能為

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此

下必斯人也後心藏衍杞姦誠若蘇生言

二十年言乃信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

澆心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

姦諛以刺之謂王鈞餌食之盡仁祖亦知然

衍慮禮合為一人日賞花鈞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

錄知制誥一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

鈞餌置几上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鈞餌一粒則止矣食之

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

宗尤其每謂漢文帝爾來天帝醉不復知

仁宗尤其每謂漢文帝爾來天帝醉不復知

其偽

李商隱詩自是當時天

嗟嗟宋神宗學步

邯鄲童

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

嗟嗟王安石

杏樹壇邊賊

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子。呂惠卿

總然學不純何事進奸臣

朱子曰安石不能知

道。故其學不純而設立威有鷹犬

立威有鷹犬

宋史唐坳傳坳奏張璠李

定為安石爪牙臺官

傳法有沙門

本傳安石罷相乞召韓絳

張商英乃安石鷹犬代已乞以呂惠卿為參知政事二人守其成楫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人

奸黨徧天下階禍竟誰因君看滅宋者悉是熙

通鑑哲宗幼冲嗣位熙曲且重得志橫

真俠

鄭俠字介夫福州人也閉戶苦學舉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後監安上門王安石居政府行試法之令俠初為安石所知乃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安石不悅熙寧七年大旱俠為流民圖以獻坐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遇赦還家以壽終

鄙哉王安石新法為民賊暴殄垂天和萬物皆

焦枯四野草窮塗多餓殍如何臺諫中骨

鯁皆為空監門素志直悵然憂社稷流民繪作

圖區區補廟謨精誠感天地甘雨隨車至既解

蒼生愛何事謫英州宋史本傳熙寧六年七月

無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枹麥麩合米為糜或茹不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楬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時監安上門自所見為圖奏疏其畧曰去年人蝗秋冬亢旱麥苗

入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蝦臺諫充位料無一人以天下之已可涿泣

逃

茂得罪去

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

譬如葵衣冠幾遷易惟餘鄭公坊

本傳。大子。聖人揭其間為。川縣皆祀之於學。

